

涂灵莹终于不愿意继续看电视了，她关了电视机，忽然与我说：「无论这个世界上大家怎么说你，无论你在不在乎我的看法，我都想与你说.....我会永远相信你。我的这条命都是你给的，不管你做任何事，我都深深地相信你！」

「嗯，谢谢，我打算出门了，你能陪我一起吗？」

「去哪儿？」

「出去走走，小区门口有奶茶店，你先坐那等我吧，大约一个多小时。」

涂灵莹忍不住说：「我不能坐在这儿等你吗？」

「不行，我要大扫除了。」

「那我可以帮你呀。」

「这屋里的任何东西，我都不想让别人碰。」

她坐在沙发上愣了一会儿，最后也只能满脸难过地站起身，往屋外走去。

我没有挽留她，等她走了之后，我开始给屋内大扫除。

屋里的每一块地板，每一块窗户，我都擦得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。

把屋子打扫干净，我将东西小心翼翼地摆放好，又把妻子的照片拿下来，擦拭了好几次。

她不喜欢肮脏的环境，我一直都记得.....

屋子回到了当初犹如妻子打扫过的模样，我最后擦拭的是念之的骨灰盒。

做完这一切后，我换了套衣服，抱上念之的骨灰盒，终于出了门。

刚打开门，我就接到了韩若雪的电话，那边说：「姐夫，今天可是我结婚的日子，你千万记得要把自己收拾干净点，可不要邋里邋遢的。」

「嗯，我会的，我已经换上了白衬衫。」

「噗.....你可真是正式。话说你能早点过来吗？婚礼的时间是晚上五点，我希望你能更早过来。」

「怎么了？」

「哎呀！你就不要问啦，反正你过来就是了！」

我不明白她又打的什么主意，但我还是说：「好，我知道了。」

我挂断电话，回过头，看着那与妻子朝夕相处的屋子。

它已经被打扫得很干净了。

窗帘被拉开，阳光照耀在大厅上。

记得当初想去妻子家里提亲的时候，蔡慧敏就跟我提出过条件，必须要有一套房，否则不会把女儿交给我。

我那时还是个穷小子，是个连婚戒都买不起，需要妻子自己偷偷去买的穷小子。

我父母是早已经离婚了的，他们都有各自的家庭，也有了自己全新的孩子。

从我读高中起，就一直住在学校的宿舍里，从来不喜欢回家，每次回去都会被当成皮球踢来踢去，住在他们的屋里，也不敢和他们新生的孩子多抢一块肉吃。

在我考上警校读大学后，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，都亲口与我说，他们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生活，而我可以自力更生了，以后尽量不要去打扰他们。

所以结婚买房这件事，我自然也不会找他们帮忙。别的男孩可以回到家找父母商量，而我只能孤零零地回到警察宿舍，自知配不上美好的幸福。

我很清楚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早就没有人会在乎我。

我鼓起勇气和妻子承认自己买不起房子，她问了我一个问题：「你爱我吗？」

我说我很爱。

她又问我：「如果要你用尽一生一世，去全心全意地爱着我，宠着我，你愿意吗？」

我告诉她，那是我的荣幸，只可惜我没有这个机会了。

妻子那天牵着我，带我来到了这个小区，其实那时候这里还是刚开发的区域，是人们口中的郊区，那时候炒房团还没盯上我们这个城市，新开发的房子也便宜，只要三千一平。

即便如此，首付也要十万块钱。我只拿得出两万块钱，其余八万是妻子凑的，她收入一直比我高，人脉也比我宽广。

那天，我在购房合同上签了名字——签的是我的名字，苏清河都忍不住喊我吃软饭的。

我被叫得丢人害臊，妻子却与我说：「以后你的就是我的，我的也是你的。既然决定此生相濡以沫，又为什么要计较得与失呢？又为什么要在乎别人说什么呢？我与你的爱情不是一场交易，而是一场赌博。今天的我为你付出一切，只为了赌你会用尽余生七十年来爱我。」

那晚，她与我一起站在这空旷的屋子前，问我喜不喜欢这儿，我很羞耻地与她说：「愿意为你买市中心的人太多太多了，你却要陪我住在这么偏的地方。」

她却满脸幸福地抱着我的脖子，与我说：「这里以后也会发展起来的呀，而且只要和你在一起，我什么也不怕，我知道你以后一定会给我更好的生活。你知道吗？有时候女人的爱是很简单的，只要在你身边永远都是个宝宝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我好爱你.....你也让我永远感受到你的爱，好吗？」

我将她抱在怀里，闻着她身上淡淡的薰衣草香。

我永远记得那一晚，我搂着她暗暗发誓。

此生此世，只爱她一人。

此生此世，永远把她当成我的宝去疼爱。

我还记得装修的时候，为了省点钱，我们一起在给墙壁刷白，她的衣服上都是油漆，对着我傻呵呵地笑着。

我还记得第一次躺在屋里睡觉时，她幸福地趴在我的怀里，说这是属于我们的家。

得知她怀孕的那天，我紧张得在屋里发抖，是她拍着我的肩膀安慰我哄着我，说生孩子的不是我。

我存够钱给家精装的那天，她在沙发上腻着我，夸着说老公最棒。

这个空荡荡的屋子，曾经充满了吵闹和温度。

我仿佛看见她和念之躺在沙发上，静静地等我回家，不由得湿了眼眶。

我轻声说：「我出门了.....」

关门的声音有些厚实，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最后揉了揉眼睛走下楼。

每一步台阶，都是曾经一起走过的回忆。

来到楼下，车已经修好了，我开车到了小区门口，对涂灵莹按了按喇叭。

她连忙凑到车窗旁，当瞧见我打扮得很正式，她好奇地问：「你怎么穿成这样？」

我说：「晚上是小姨子的婚礼。」

「那你怎么大上午还待在家里，你身为新娘的娘家人，接亲的时候你竟然不在？」

「我与岳母的关系不好。」

「哦.....你开慢点，我怕我的小 MINI 跟不上你。」

「好。」

我开着车，一直到了埋葬着妻子的墓地。

我从后备箱里提了工具箱，另一只手抱着念之的骨灰盒，我一步步往上走，涂灵莹陪在我的身边，她小声说：「你.....难道是想把狗葬在这儿吗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这也太奇怪了吧.....」涂灵莹忍不住说，「这对死者太不尊重了，那里边葬着的可是你太太。」

我走到了墓碑前，轻声说：「不会的，她永远不会对我生气。她曾经与我说过，她不会在墓地里.....但我想着，她也并不是每次都对的，如果她真的在这儿，至少我希望她不是孤零零的。今天带你过来，是有件事情想拜托你。」

涂灵莹连忙说：「只要是你的要求，我一定会全力去做！」

「嗯.....」

我从工具箱里拿出锤子，砸开了妻子的坟墓，小心翼翼地把念之的骨灰放了进去。

她问：「你想我帮什么忙？」

「这话我也只能与你说，我快走到尽头了。」

「胡说什么呢！又没有人能抓到你，你是那么厉害.....」

我打断了她的话：「卧室里有我的遗嘱，如果有天我不在了，房屋的产权不会落在我小姨子的身上，而是会归你。」

「给我？」

「我想在我去世一周年内，你能每半个月来打扫一次，让屋里干干净净的。若雪是个懒惰的丫头，这点她是办不到的。等满一年后，我希望能把房子卖了，但若雪肯定不会这样做，以她的性格会一直留着那个家。」

涂灵莹问：「为什么要把房子卖掉？卖了以后把钱给韩若雪吗？」

「不用给她，我会把别的留下来给她。我这个人啊.....其实偶尔有些迷信，如果说这世上有因果报应，我也不希望会连累妻子的下辈子。房子卖了以后，一成归你，其余九成帮我捐给郊区的红岩村希望小学。她还活着的时候，常常去那边送物资和捐款，那学校还没有橡胶跑道，你帮我以她的名义建一个。」

涂灵莹小声说：「你这么相信我？」

我扭过头看着她。

曾经在与陈小九闲聊的时候，她说过一句话。

「莹姐姐一直没结婚，直到今天也没有。她总说自己的心上人是位大英雄。她此生最大的幸运是遇见，可她最大的遗憾是遇见得太晚。」

我轻轻地说：「这世上我能相信的人不多，你就是其中一个。其实我总对你有些残忍，帮我把事情做了，然后忘了我，好好地生活吧。」

她紧咬着嘴唇，一言不发。

最终，涂灵莹扭过身下了山，只丢下一句话：「我等会儿再来帮你看着墓，你应该有好多话想跟她说，我就不打扰你们了.....还有，不要说那些不吉利的话，就算你坐牢了，我也会等你出来。」

我苦笑地回过头，看着妻子的墓碑。

伸出手来，轻轻抚摸着冰凉的墓碑，呢喃道：「你总说若雪这傻丫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婚，今天就是她结婚的日子了。新郎换了个人，听说对她也挺好的.....其实我很害怕看见她穿婚纱，我怕看见当初的你。」

「好奇怪呢，我明明知道你不在里面，你就陪在我的身边。可待在这里的时候，心里还是有种异样的感觉。」

「你还听得到打雷吗？你还会怕黑吗？你还会静静地等待着我吗？快了.....再稍微等一等，快了。」

我俯下身，在墓碑上轻轻地吻了一下。

我下了山，涂灵莹就在这儿等待着。

我对她摆了摆手，轻声说：「走了。」

「嗯.....」

我上了车，最后看了一眼这座小山，掉头离开了。

时间已经是上午十点。

我开着车，去了范正豪的家。

他家的位置我一直都知道，毕竟我当初甚至能直接找上他这个人。

按动门铃后，门被打开了。

那孕妇吴小兰站在门口，她瞧见了，整个人都愣住了。

「很惊讶吗.....」我说，「以往都是你找上门，今天却换成我主动找上门，对你而言是什么感觉？」

她警惕地说：「你来干什么！」

我说：「带你去个地方。」

「什么地方？」

「你不是一直想知道你老公在哪儿吗？我告诉你他在哪儿。」

这吴小兰明明来跟我扯了很多次，要我把她老公还给她，可现在她却变得满脸苍白，捂着大肚子，甚至有些发抖：「你.....你想干什么！我不会跟你走的！」

「放心，我没打算伤害你。」

我一把抓住了吴小兰的胳膊，她吓得要大叫，而我捂住了她的嘴，直接将她拖到了车上。

上了车，吴小兰还在大吼大叫着，我坐上驾驶位关上车门，她大叫着朝我扑过来，想用指甲来抓我。

我抬起手，一巴掌拍在了她的脑门上，她顿时整个人都靠在了椅背上，吓得哆哆嗦嗦地看着我：「你.....你放过我.....」

「就这么担心我会伤害你吗.....」我叹了口气，「把安全带系好，我说了不会伤害你。你一直在找老公，我带你去看看他。」

她傻傻地看了看我，最后终于系上了安全带。

我开着车，载着她去了当初我殴打范正豪的位置。

我停下车，指着那说：「我当初就是在这打你老公的。」

她整个人都懵了，而我带着她下了车来到桥边，与她说：「当时我抓着他的脑袋，使劲地往车上砸。他胆子挺小，虽然做起事来不是个东西，可胆子却比谁都小。那时候他吓得不轻，直接从桥上跳下去了，你看.....他就摔死在那地方。」

吴小兰听得脸色苍白，她艰难地吞了口唾沫，呆呆地看着下面的小溪。

我说：「当时是晚上，他摔在了小溪里直接摔死，当时小溪里都是血。不过没关系，大半夜的也不会有人往桥下看，等第二天早上人们路过的时候，他的血也早已经被溪水冲洗得干干净净。」

吴小兰傻傻地与我說：「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吧？你是在吓唬我吧？」

「真有意思，你明明一直都猜范正豪是我杀的，现在我都大大方方和你承认了，你却不肯相信了。上车吧，我带你去找他的尸体。」

我抓着吴小兰的胳膊，带着她回到了车上，然后我顺着道路往下开，与她说：「这条路的监控没有启用，我当时就是带着范正豪的尸体往这走。我开的是他那辆车，其实我回来的时候很累，是一路走回来的，花了不少时间。」

「这个玩笑不好笑！」她拿出手机，气得哆嗦，「你敢当着警察的面说吗！我现在就报警，你敢在他们面前把你跟我讲的话重说一遍吗？」

我平静地说：「在我与你介绍当时情况的时候，你不要打岔，也别拿警察吓唬我，你在我的车上。」

她这才反应过来，又有些不敢说话了。

我们到了码头。

这便是我当初弃尸的地方。

斜坡下江水平静，有几艘小船被绑在这儿。

我打开后备箱，从里面拿出了我的泳镜递给吴小兰：「给你，这本来是我自己用的，你调整一下大小，等会儿你用得上。」

说罢，我抓着她往江边走，眼看着自己距离江水越来越近，她有些急了，连忙说：「陈识！你到底想干什么！你疯了吧！」

我说：「我没疯，只是想把答案都告诉你。你不是寻找了很久的答案吗？我给你就是了。」

「你以为我会相信你这些胡话吗？」

「跟我上来。」

我带着她走到小船边，她却不肯上船，于是我用力一拖，总算将她拖了上来。

小船被拴着了，但没有关系，这绳子怎么都有五六米长，我本来就没打算把小船划出去。

我用脚推了一下小船，这小船顿时朝着江水的方向而去。

最后，小船被绳子拉住了。

我说：「你把泳镜戴上，然后往下边看看。小心点别掉下去了，要我帮忙扶着你吗？」

吴小兰哆哆嗦嗦地说：「你就是在吓唬我！你如果觉得这样很好玩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！我会报警，我会告诉警察，你.....」

我打断了她的话：「别说废话了好吗？我还要赶着去参加我小姨子的婚礼。」

她呆呆地看着下面的江水，又看了看手中的泳镜。

最终，她吞了口唾沫，终于调整了泳镜，并且将泳镜给戴上，发抖着说：「不会是真的.....你全都是在说胡话.....」

「你看了就知道。」

她戴好泳镜，抓住了小船，将身体俯下去。

而我在旁边扶住了她，并且踩在了小船的另一边，以免小船侧翻，或是她不小心掉入水中。

时间仿佛静止了。

在短暂的静止后，吴小兰猛地抬起身，她转过头看着我，哪怕戴着泳镜，也能看见她脸上都是惊愕。

我伸出手，帮她摘下了泳镜，轻轻地说：「你老公失踪的第一天，就在这个地方待着了。」

「你.....你.....」她颤抖道，「你这人渣.....」

我认真地和你说：「你总和我说要将心比心，可我告诉你。在之前你的认知里，范正豪只是失踪了而已，那算不上将心比心。他害死了我老婆，我也弄死了他，这才叫真正的将心比心。现在告诉我.....你心里是什么感觉？」

随着我讲话靠近，她却在连连后退，等退到了船尾，她的心理防御彻底崩溃，惊叫着说：「别杀我！不要杀我！」

我说：「范正豪杀了我老婆，而且还不知悔改，现在他用命来抵债了。他死在我的手上，如果你真的在乎将心比心，就不想杀了我吗？」

「放过我.....你已经杀了我老公，放过我.....」

「你之前的勇敢呢？你不是一直要找我算账吗？现在你的论点被验证了，为什么不杀我呢？」

她还是一脸惊恐，连讲话都讲不完全。

我深深地叹了口气，对她伸出了手：「来，手机给我。」

她哆哆嗦嗦地递出了手机，而我拿起手机，直接丢到了江里。

随后我抓住绳子，带着我们回到了岸边。

吴小兰还在发抖，我与她说：「我的妻子.....她这辈子一直都是个很好的人。我与她一起规划过很多未来，我说想存钱给她装个衣帽间，她说想给我换台新车。我说想带她去海边旅游，她说想与我在家里的墙壁上挂满照片.....」

「我们的每一天都很幸福，我每一天也都想着让她更幸福。你知道吗？我不会伤害你，因为你肚子里有个无辜的孩子。我本来也会有个孩子.....我们趁着特价提前买了亲子装，她迫不及待地试穿过一次，那天也想我穿给她看，我总是说要等孩子出生了再穿。我的遗憾很多，其中一个就是当初为什么没穿给她看。」

「我们为了小小的幸福努力着，明明都准备了那么久.....却被夺走了一切。你说将心比心，现在你感受到我的心了吗？」

她低下头，将脸埋在手心，失声痛哭：「人渣.....你这人渣.....」

「知道吗？我本来就不奢望你能懂我，因为我也不在乎你的看法。我之所以会带你过来，只是希望你能知道.....我感受到的痛苦，你一点都不能少，这才是真正的将心比心。」

